

T 5236.29

18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文體明辨卷之二十二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彥纂

上書上

按字書云書者舒也舒布其言而陳之謂書也  
古人敷奏諫說略之辭見於尚書春秋內外傳  
者詳矣然皆矢口陳言不立篇目故伊訓無書  
等篇隨意命名莫協於一然齊魯自史臣之手  
劉勰所謂尚筆未分此其時也降及七國未變  
古式言事於上皆稱上書秦漢而下雖代有更  
革而古制猶存故往往見於諸集之中蕭統文

文體明辯卷之二十二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上書上

按字書云書者舒也舒布其言而陳之簡牘也  
古人敷奏諫說稅音之辭見於尚書春秋內外傳  
者詳矣然皆矢口陳言不立篇目故伊訓無逸  
等篇隨意命名莫協於一然亦出自史臣之手  
劉勰所謂言筆未分此其時也降及七國未變  
古式言事於王皆稱上書秦漢而下雖代有更  
革而古制猶存故往往見於諸集之中蕭統文

選欲其別於臣下之書也故自爲一類而以上書稱之今從其例歷採前代諸臣上告天子之書以爲式而列國之臣上其君者亦以類次雜於其中其他章表奏疏之屬則別以類列云

論土崩瓦解書

參用史記漢書本

漢徐樂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

戰也

矜把也

戰

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

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

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况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為禽矣吳楚齊趙是也况羣臣百姓能為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

已矣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武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負宸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為而

不成何征而不服哉宋真德秀曰樂之書謂基本積宥為土崩禍難驟興為瓦  
解其說似矣然聖賢慮治必察於微不以基本之  
固為可恃也不以禍難之驟為可忽也樂之告武  
帝欲明安危之機銷未形之患則凡幾微之際皆  
所當謹顧乃以瓦解之勢為不足慮而欲其自恣  
於游畋聲色之間豈忠臣之言哉

通進司上書

宋歐陽脩

十二月二十四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校  
勘臣歐陽脩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仁闕下臣  
伏見國家自元昊夏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為國言  
事者衆矣臣初竊為三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  
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既久賊

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  
萬一而塵聽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  
妄之誅幸甚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  
年矣使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  
吾之邊屯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  
素選而敗怯使其羊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然  
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  
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為之戎  
狄侵邊自古為患其攻城掠野敗則走而勝則來  
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僭名

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爲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故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減息也吾欲速功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斂不勝而盜賊羣起彼方奮其全銳擊吾困弊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

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爲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慢書已上逾年而不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劫蕃官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此其兇謀所畜皆非倉卒者也柰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爲久計以撓我我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

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閫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筭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筭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為強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強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

未有舉而滅者秦漢尤彊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況自劉平陷沒賊鋒熾銳未嘗挫衄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雖終期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釁隙挫其兇鋒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為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培克細碎既以無益而罷之矣至於鬻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權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唯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為而不困困而不起為盜者須待水旱爾外為賊謀



之所疲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  
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  
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  
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  
人紓國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  
項目前之利既不足爲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效  
故爲長久而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  
則其利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  
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爲西  
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

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爲不能西  
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  
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  
行今人胡爲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  
是時運路未脩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脩渭渠至  
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爲倉轉相運置而關  
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  
往皆在然皆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  
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  
險卒泝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

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今江淮之米歲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爾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爲尚當爲之況昔人行之而未遠今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

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酈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自雒陽爲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郢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

南陽爲輕車人輦而遞之募置遞兵爲十五六浦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絕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內賜禁錢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逾年不能畢至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州已寒冬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冒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于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于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幣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

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畫財利者易爲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爲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煮海推酒與茶征關市而筭舟車尚有可爲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獨猶有可爲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游手之人方逸地之產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土尚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

此可爲也况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乏趙過爲畎田人犁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違詔罷兵而治屯田田於極邊以遊兵而防鈔寇則其理田不爲易也猶勉爲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彊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戰爭而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

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謹舉其近者自京巴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升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爾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營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於有其家不顧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爲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

足以爲盜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  
之饒民唯力農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  
家三人爲游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  
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誠能盡  
驅之使耕于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  
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爲田官優其課最而誘  
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錢  
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  
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賈于北者皆出京西  
若官爲買之不難得也

一有又宜重爲法以困所  
謂私牛之客者使不容於

民而樂爲官耕凡民之已有牛者使自  
耕則牛不足而官市者不多四十四字且鄉兵本  
農也籍而爲兵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  
復驅還之田畝使不得羣遊而飲博以爲父兄之  
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繅田一  
頃使四五萬人皆耕而又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  
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  
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  
司而移用之耳其三曰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啓  
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爲國之患久矣自漢  
以來嘗欲爲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爲國者興

利日繁兼并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  
國利其故非他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  
必與而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爲今議者方欲  
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  
則爲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  
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  
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  
夫欲十分之利皆歸于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  
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爲國之利多者茶與  
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

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之法  
爲便有司旣以詳之矣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  
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  
下其價誘羣商而散之先爲令曰三年將復舊價  
則貪利之商爭先而湊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  
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  
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爲國資錢幣爾今不  
散而積之是惜朽壤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蕃  
其貨者豈其錙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  
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爲故大商不妬販

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為多也今為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妬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為朽壤何哉故大商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其利取少致多之術也一自入今商賈之難以術制者以其則止不可以號令召也故每有司變法下利既薄小商以無利而不能行則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行通獨賣其貨尚安肯勉撙薄利而來哉故變法而刻利者適足使小由不來而為大商賈積貨也今必以術制商宜盡括其居積之物官為賣而還之使其貨盡而後變法夫大商以利為生一歲不營利則有惶惶之憂彼必不能守積錢而間居得利雖薄猶將勉而來此變法制商之術也夫欲誘商

而通貨莫若與之共利此術之上也欲制商使其不得不得從則莫若庸裁之使無積貨此術之下也然此可制茶商耳若監者禁益密則若乃縣官自省法愈多而刑繁二百三十八字若乃縣官自為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為臣謂行之難久者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扞賊利則出而擾之凡小便宜願且委之邊將至於積穀與錢通其漕運不二三歲而國力漸豐邊兵漸習賊銳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以其小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臣脩昧死再拜時政

大體

上秦王

始皇帝

逐客書

參用史記文選本

楚李斯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收漢中包九夷制鄢郢

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

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相逐華

陽戎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

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

四君却客而不內納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

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

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

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

而陛下說讀曰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

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

文選月評卷三十一



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駛不賁外廐江南金  
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  
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  
簪傅讀曰璣之珥也阿綸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  
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  
甕叩瓦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曲名快耳目者真秦  
之聲也鄭衛桑間讀曰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  
今棄擊甕叩瓦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  
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  
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

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  
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  
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讓故能  
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  
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  
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  
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  
而不救西向裏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  
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  
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

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

復斯官卒用其計并天下○古用人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宋歐陽脩

月日具官臣歐陽某謹昧死再拜上書于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仁宗闕下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為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為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盡

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忍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為人主者方歟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已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為人主者拒忠臣不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

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爲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爲明主萬世仰爲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與其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悛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爲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爲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爲治

君明主也臣伏見宰相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協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惟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爲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旣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

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飢  
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  
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  
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  
不學無識諂邪很悞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  
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  
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  
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  
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  
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

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  
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  
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  
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  
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則  
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  
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爲何如主也  
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  
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  
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

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為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謬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上傲下懷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恥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

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臣昧死再拜

上救太子書

漢茂

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戾太子據有隙會巫蠱事起充因為姦至太子宮掘得桐木人太子使客為使者收使充等斬之而率兵與丞相劉屈氂等戰太子兵敗亡不得帝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

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  
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  
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  
叟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  
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  
今皇子爲漢適讀曰嫡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  
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問閭之隸臣  
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堯皇太子造  
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隔塞而不通  
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亡

無同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  
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詩曰營營青  
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  
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  
陛下不省察深過責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  
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  
聞子胥伍員盡忠而忘亡其虢比干盡仁而遺其身  
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  
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  
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急罷甲兵無令太

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  
書秦亦感寤太子東奔至湖吏捕圍之太子自經  
皇孫二人皆遇害僅遺孫一人名病已久之巫蠱  
事多不信帝知太子皇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  
其寃帝遂擢千秋為丞相而族滅江充家帝憐太  
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  
天下聞而悲之其後病已即尊位是為宣帝

### 論教本書

唐元稹

憲宗時王叔文王伾蒙幸太子而撓  
國政稹謂宜選正人輔導因獻書曰

其年月日臣稹再拜獻書皇帝陛下臣伏見陛下  
降明詔脩廢學增胄子選司成大哉堯之為君伯  
夷典禮夔教胄子之深旨也然而事有萬萬於此  
者臣敢昧死而言之臣聞諸賈生曰三代之君仁

且久者教之然也誠哉是言且夫周成王人之中  
也近管蔡則讒入親周召則義聞豈可謂夫明哉  
然而克終於道者得不謂教之然邪始其為太子  
也未生胎教既生保教太公為之師周公為之傅  
召公為之保伯禽唐叔與之游禮樂詩書為之翫  
目不得閱淫艷妖誘之色耳不得聞優笑陵亂之  
聲口不得習操斷擊搏之書居不得近容陰順邪  
之黨游不得恣追禽戮獸之樂翫不得愛遐異僻  
絕之珍凡此數者非謂備之於前而不為也示將  
不得見之矣及其長而為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

成雖有放心快已之事日陳於前固不能奪已成之習已定之心矣則彼忠直道德之言固吾之所習聞也陳之者有以論焉回佞庸違之說固吾之所積懼也諂之者有以辯焉人情之莫不欲耀其所能而黨其所近苟將得志則必快其所蘊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魚得水而游馬逸駕而走鳥得風而翔火得薪而熾此皆物之快其所蘊也今夫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是以舉其近則周公左而召公右伯禽魯而太公齊快其蘊則典禮樂而朝諸侯措刑罰而美教化教之至也可不謂信

然哉及夫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曰將以愚天下黜師保之位曰將以明君臣胡亥

秦二世皇帝名之生也

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者詐宦之戮人也而傳之以殘忍戕賊之術且曰恣雅天下以爲貴莫見其面以爲尊是以天下之人未盡愚而胡亥固已不能分獸畜矣趙高之威懾天下而胡亥固已自幽於深宮矣彼李斯者秦之寵丞相也因讒寃死無所自明而况於踈遠之臣庶乎若然則秦之亡有以致之也漢高承之以兵革漢文守之以廉謹卒不能蘇復大訓是以景武昭宣天質甚



美纔可免禍亂哀平之間則不能虞篡弑矣然而  
惠帝廢易之際猶賴羽翼以勝其邪心是後有國  
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廉舉孝設學崇儒為意  
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者始畧其貴者教其賤  
者無乃鄰於倒置乎洎我太宗文皇帝之在藩邸  
以至於為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習  
即位之後雖晏遊飲食之間十八人者實在其中  
上失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  
豈一日二日而致是乎游習之漸也貞觀太宗年號已  
還師傅之官皆宰相兼領其餘官寮選亦甚重馬

周以位高恨不得為司議郎此其驗也文皇之後  
漸踈賤之至母后武氏臨朝翦棄王族當中睿二聖  
勞勤之際雖有骨鯁敢言之士既不得在調護保  
安之職終不能措扶衛之一詞而令匠胡安金藏  
剖腹以明之豈不大哀哉兵興以來茲弊尤甚師  
資保傅之官非疾廢眊目少曠也不任事者為之  
即休戎罷帥不知書者處之至於友諭贊議之徒  
踈冗散賤之甚者搢紳恥之夫以匹士之愛其子  
者猶求明哲慈惠之師以教之直諒多聞之友以  
輔之豈天下之元子而可以疾廢眊不任事者

爲之師踈冗散賤不適用者爲之友乎此何反上古之甚也近制宮寮之外往往以沈滯僻老之儒充直講侍讀之選而又踈棄斥遠之越月踰時不得召見彼又安能傳成道德而保養其躬哉臣以爲積此弊者豈不以皇天眷祐祚我唐德以舜生舜以堯繼堯傳陛下十一聖矣莫不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爲屑屑習儀者故不之省耳臣獨以爲於列聖之謀則可也計無窮之業傳後嗣則不可脫或萬代之後若有周成王之中才而又生深宮優笑之間無周召保助之教將不能知喜怒哀

樂之所自矣况稼穡之艱難乎今陛下以上聖之姿肇臨海內是天下人人傾耳注心之日也特願陛下思成王訓導之功念文皇游習之漸選重師保慎簡宮寮皆用博厚弘深之儒而又練達機務者更進迭見日就月將因令皇太子聚諸生定齒胄講業之儀行問道嚴師之禮至德要道以成之徹膳記過以警之血氣未定則輟禽色之娛以就學聖質既備則資游習以弘德此所謂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之化也豈其脩廢學選司成而足倫匹其盛哉而又俾則百王莫不幼同師長同術識君

道之素定知天倫之自然然後選用賢良樹為藩  
屏出則有晉鄭魯衛之盛入則有東牟朱虛之強  
蓋所謂宗子維城犬牙盤石之勢也又豈與夫魏  
晉已降因賤其兄弟而自翦其本枝者同年而語  
乎微臣竊思為陛下建永永無窮之長筭輒敢冒  
昧死誅而言之臣稹謹言

以上國本

諫吳王

漢書參用漢書文選本

漢鄒陽

景帝時吳王陰有邪謀事尚未露鄒陽以微辭諫曰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不犯兵加

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  
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

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關城  
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

里不絕何則疆趙責於河間文帝立趙幽王子遂

封遂弟辟疆為河間王故趙王責其弟六齊望於惠后惠帝時齊悼

呂后欲鷓之城陽顧於盧博初齊悼惠王次子章

故六子怨望功本當盡以趙地王章梁地王興居文帝問其欲

職歲餘薨興居誅死章子喜三淮南之心思墳墓

淮南厲王長不執文帝廢處蜀三子為淮南大王

衡山濟北王是為三淮南思墳墓欲報怨也

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言諸國各欲自報胡馬遂

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言胡為趙難越

也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

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

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陽知吳王

趙淮南胡越不敢斥言故陳胡越之佳齊趙之怨

微言梁并淮越人之糧漢折西河以輔大國以破

難其計欲隱其辭故謬言胡益進越益深為大王

思之以錯亂其語若吳為憂助漢者也自此以下

乃致其臣聞交龍驤舉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

咸集聖王底砥同節脩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

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干飾固

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

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

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讀曰大王之義故願大

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驚鳥繫百不如一鷄夫

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舉鼎之士衺服盛叢臺之下者一

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趙王之湛沈患淮南連山

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淮南之西也然而

計議不得雖諸專諸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

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

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義父

不

不

之後文帝嘉齊王首舉兵誅諸呂故使東牟侯深

割嬰兒王之壞子方言愛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

濟北居反見誅囚第於雍者淮南王長有罪豈非

象新垣平等哉言有奸臣如新垣今天子新據先

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執大臣難

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

言為吳計者循方士新垣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

世矣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高祖以水灌雍兵不

留行收散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

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項籍以失其地此皆國

家之不幾不可者也願大王孰察之吳王不

奏文選吳王書漢枚乘

乘為吳王濞郎中王怨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

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

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

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

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

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

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

文選月評卷之三十一

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  
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  
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  
舉必脫禍免必若所欲為危於索卵難於上天變所  
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故無  
窮之樂究萬乘之執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  
安而欲乘索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  
為大王或讀曰也人性有畏其景影而惡其跡者  
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如就陰而止景滅迹  
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

之滄

音滄寒也

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

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

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

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

迺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

自言所見

不止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

來泰山之雷穿石單極之統古綆斷幹井水非石

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

之至石百二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

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蘗足可搔而絕

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礮底砥厲

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

大積德彙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

其惡有時而亡此天下名言也臣願大王孰熟計而身行

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乘去而之梁從孝王游以上宗室

論封拜丁明傅晏書漢師丹

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

大行成帝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

貴寵封舅為陽安侯皇后傳尊號未定豫封父為

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

此類也變動政事卒讀曰粹暴無漸臣縱不能明陳大

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高樂侯增益

陛下哀帝之過間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

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

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

七十猶博取讀曰娶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

知至德指哀帝以壯年克已立陛下為嗣先帝暴弃

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

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遠顏咫尺願陛

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已躬行以

文選卷之三十一 上書上 二十九

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愚以為太傅陛下以臣託師傳故亡功德而備鼎足封大國加賜黃金位為三公職在左右讀曰不能盡忠補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言乞骸骨歸於海濱恐嫌於偽誠慙負重責義不得不盡死

論丁傅董賢書

漢鮑宣

時宣為諫大夫

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

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哀所親見也今柰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上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敦厚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讀曰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世俗謂不智者為能謂智者為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為姦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



為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為  
 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同傍  
 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  
 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道  
古列六亡也盜賊劫畧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  
 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  
 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  
 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  
 亡而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  
 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郡守諸侯相也貪殘成化

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  
 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  
 賓客務稱賓客務所求為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  
 默尸祿為智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巖穴誠  
 冀有益毫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殿之  
 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為皇天子下為  
 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  
 詩鞠養七子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孔也父子  
 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  
 命乎柰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

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視酒為漿蒼頭名奴

兒居殿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傳商亡功

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

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讀曰民服豈不

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彊

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惑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

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

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

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

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龔勝為司直郡

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為姦可大委任也

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

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

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

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

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

受祿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仇

怨以安身邪誠迫大義官以諫爭為職不敢不竭

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

深思天地之戒臣宣同鈍於辭不勝惓惓盡死

文選月詔卷三十一 上書七 三十一

節而已帝以宣名儒優容之

文體明辯卷之二十二

文體明辯卷之二十三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上書下

諫伐閩越書

漢劉安淮南王

武帝建元元年閩越與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帝多其義大為興發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安上書諫曰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也安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

重也難之越方外之地劉字古翦髮文身之民也不可

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讀

豫受正朔非疆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

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

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平服戎狄荒服遠近

執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

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

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

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

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

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

去不過寸數而間中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

盡著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

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

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

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

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

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

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

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

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

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也衣糧入越地

與輜而諭領同踰嶺也控也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

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

月暑時歐同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

刃死傷者必眾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淮南

長安使將軍間忌人姓名間將兵擊之以其軍降

處之上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擢

棹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深泣孤子古啼號

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

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

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

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

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

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

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

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古朝

不及夕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

以越為人眾兵彊能難去聲邊城能作難淮南全國

之時多為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

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  
 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  
 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名縣界中積  
 食糧迺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  
 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柰邊城何且越人  
 繇如柔弱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  
 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耐其水  
 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千萬所以入之五倍迺  
 足輓車奉饗餉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瘴疴  
 熱暴露水居蠖蛇蠱音壑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

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  
 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弟弒而殺之甲以誅  
 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同納處之中國使  
 重臣臨存問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  
 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  
 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以待越此必委質為藩臣  
 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音鎮撫方  
 外不勞一卒不頓讀曰鈍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  
 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  
 如雉兔也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

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勸疲倦食糧乏絕男子

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經丁壯從軍老

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

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

之時嘗使尉屠睢人姓名擊越又使監祿監名失姓鑿

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

空地曠日持乂士卒勞倦越迺出擊之秦兵大破

迺發適讀曰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

靡散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

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

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

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

代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

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一作

心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

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行以逆執事之顏行

猶言鴈行也所與之卒有一不備敗亡也而歸者雖得

越土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

九州為家八數魯大野晉大陸秦楊汙宋孟諸楚雲夢吳越具區齊海隅鄭圃田

為圍江漢為池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衆足

以奉千官之共讀曰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  
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讀曰馮讀曰玉几南  
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  
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  
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  
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  
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  
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  
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鄣蔽人  
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

也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

論伐匈奴書

參用史記漢書本

漢主父偃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  
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  
死以效愚計願陛下武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  
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  
天子大凱還樂師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  
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



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難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也得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讀曰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

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

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執不可也又

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腫二縣名琅邪負海之郡

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

糧饟同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

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

至高皇帝定天下畧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

外而欲擊之御史成姓無考進諫曰不可夫匈奴獸

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

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

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  
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數十  
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適足以結怨  
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  
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  
也行盜侵驅所以爲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  
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  
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憂百姓  
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乂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  
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外與

國交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  
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  
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

論征伐書

參用史記漢書本漢書  
首一段從史記本刪去

漢嚴安

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  
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年故五伯  
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  
內以尊天子五伯旣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  
不行諸侯恣行疆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

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  
脩守合從連衡馳車擊轂介冑生蟣蟲民無所告  
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一  
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虡音巨  
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指始皇  
人人自以為更生此數語非嚮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  
繇同徭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變風易俗  
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循其故  
俗為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諂  
諛者眾日聞其美意廣心軼軼欲威海外乃使蒙

恬將兵以北攻胡辟讀曰地進境戍於北河蜚芻

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姓屠睢人姓將樓船之

士南攻百越使監祿監名失鑿渠運糧深入越地

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人擊之秦兵大

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

胡南挂懸也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

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

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

起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

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

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  
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  
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于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  
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  
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  
郎降羌僰畧葺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  
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  
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  
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  
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

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劍矯箭累  
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  
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  
城數十形束壤制旁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  
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  
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  
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  
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  
稱諱也

諫擊匈奴書

漢魏相

宣帝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帝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聞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與兵入其地臣愚不

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王無樂昌侯王武平恩侯許及有識者詳議乃可帝從相言而止口宋真德秀曰相之論諫如此所以為真

漢相與

諫不受單于朝書

漢揚雄

哀帝建平四年烏珠留單于上書請朝時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入中國恐有大故或言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揚雄上書諫曰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精妙也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疆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

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

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音

譎之士石畫

計策堅固如石

之臣甚眾卒其所以脫者世

莫得而言也

其計醜惡故諱而不傳

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

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

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

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

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

周亞夫徐屯細

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

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眾徼

王堯反要也

於便墜古地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

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

也大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

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

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

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

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

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匈奴中之北哉

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求寧是以忍

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匈奴

名中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宣帝年號之初匈奴有桀

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田廣明范明友韓

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常以烏孫五萬

騎震其西皆至質所期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

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

田廣明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

元康神爵並宣帝年號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

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

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顯同制自此之後欲朝者

不距不欲者不强何者外國天性忿鷙狼形容魁

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也威其疆難誣其

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

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

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

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西南夷種之壁籍臨蕩姐音紫之

場艾讀曰刈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

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耕也其庭掃其間郡縣

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蓄唯比狄為不然真中

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滋同益也甚

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

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

雖費不得已者也柰何距以來厭音壓之辭疏以無

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

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

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

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

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

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言先於未然則

不須用此也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

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

西域月詳卷之三



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  
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  
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  
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  
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雄帛五十匹黃金十斤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宋蘇軾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  
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  
也夫唯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  
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

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

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

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疑

治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

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

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

則士衆乂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

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

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

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

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為陛下言其  
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  
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  
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  
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  
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  
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  
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  
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  
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

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  
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彊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  
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  
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  
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  
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  
聖寬厚克已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  
炭此豈為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  
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  
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

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  
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  
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  
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  
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  
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  
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  
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  
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  
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彊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

假鄰國羣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  
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  
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  
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絳  
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  
喪收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並仁宗年號之敗不及  
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爲  
之肝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  
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  
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

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  
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橫山熊本發難於  
渝瀘然此等皆賊賊已降俘纍老弱困敝腹心而  
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  
忽於實禍勉彊砥礪奪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  
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  
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  
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  
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  
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

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  
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  
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白經之  
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  
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剗鬻魚鼈  
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  
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  
投箸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  
且使陛下將卒精彊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  
旣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况所在將吏罷

文淵閣書卷之三十一  
臣書下  
十  
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  
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  
殆盡百官俸廩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  
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  
在盜賊蠶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  
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為大盜無以自全邊  
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  
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嘆至於慟哭而不能止也  
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  
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

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  
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可  
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  
子得過於父母唯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  
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  
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  
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  
靜無為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  
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  
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

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  
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  
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  
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  
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  
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  
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  
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已從人唯義是聽者  
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  
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

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  
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  
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  
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以上征伐

### 兵事書

漢鼂錯

文帝時匈奴強數寇邊帝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  
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毀畧畜產其  
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  
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

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  
杜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同厲其  
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  
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  
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  
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  
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兵交之急者三一曰得  
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  
漸讀曰瀦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常流丘阜戶古  
下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

丘陵曼衍相屬

續也

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

一無也字

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

遠離也

仰高臨

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

淺水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劔楯三不當一荏

音葦竹蕭少木蒙龍支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

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劔楯之地也

弓弩三不當一

以上言得地形

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

不精動靜不集

齊也

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

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

以上言卒服習

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

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  
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也視兵之禍也五不當

一以上言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

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

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

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執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疆

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

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

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並同也下也險道

傾仄古側字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讀

疲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

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

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

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

兵弗能當也材官騶善矢者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

革筈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關劍戟相接去就相

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

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與數

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

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疆爲

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疆爲



弱在俛音免俯也印仰也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此所謂以蠻夷攻蠻夷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音橫加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惟陛下財裁擇帝嘉之賜璽同書寵答焉

上守邊備塞書

漢鼂錯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讀曰耐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

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  
毋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秦時復役者居發  
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  
不降北北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  
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  
眾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  
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  
方目反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  
澤為天下先倡讀曰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  
劫而行之之故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直畧也於地

其執易以擾亂邊境

讀曰

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

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

廣壑

古野字

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

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

所以離南晦

古敵字

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

天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

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

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纒至則胡又已去

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

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

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  
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  
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城上布渠谷鐵蒺藜  
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  
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以竹篾相連  
先為室屋具田器迺募古罪字人及免徒復作  
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及輸奴婢欲以拜  
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  
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  
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

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  
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  
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  
不避死非以德上以上為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  
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  
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  
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繫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  
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發怨恨之人相去遠矣帝

從其言募  
民徙塞下

上募民徙塞下書

漢晁錯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  
 將也送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門  
 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  
 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  
 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寬廣也相其  
 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少  
 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  
 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二房門戶之閉  
 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  
 故鄉而勸之也往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

祭祀男女有昏同婚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  
 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  
 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  
 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  
 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有保護之能者  
 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  
 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  
 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  
 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  
 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讀曰旋

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  
 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  
 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懲艾也  
 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秋氣至膠可折則亏弩可用來而不能  
 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惟陛下財察  
宋真德秀曰錯三書其論邊備皆古今不易之論非直可施之當時而已○以上邊備

上尚德緩刑書

漢路溫舒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  
 而文公用伯霸讀曰近世趙王意如不終諸呂作亂而  
 孝文為太宗繇由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

也故栢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  
 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未思至惠以  
 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  
 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  
 豈圖固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  
 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  
 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名尊親援而立  
 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  
 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霍光受命武  
 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

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卽位  
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宣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  
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  
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  
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吏正言  
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  
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胃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  
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  
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  
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

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蠲古絕者不可復屬  
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  
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  
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  
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  
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  
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極楚之  
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讀曰  
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  
練而周內之蓋奏當處其之成雖咎繇臯聽之猶

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  
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時不顧  
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  
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  
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  
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  
毀而後鳳凰集誅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  
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  
唯陛下除誅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  
路溫舒論緩刑而併及此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

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  
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帝善其言遷廣  
陽私府長○右

報燕王惠書

燕樂毅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  
昭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  
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  
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  
臣聞聖賢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  
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

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  
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  
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  
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故受  
令而不辭此自叙所以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  
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  
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  
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  
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  
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

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  
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  
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湣遁而走莒僅

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

於寧臺燕臺名大呂齊理名陳於元英燕殿名故鼎反乎

磨室磨歷也宮名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已來功

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故裂地而封

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

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此叙王所以臣聞賢

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

文選月計卷二十三 下書下



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脩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名吳說聽於闔閭吳王名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亦吳王名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此下自白所以去燕之意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音先王之名臣

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繫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此結一篇之意而安燕王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魏真侯玄曰觀樂生此書其殆庶乎

獄中上梁王書

參用史記漢書文選本

漢鄒陽

初鄒陽仕于吳知吳王漙不可諫乃去從梁孝王武游羊斟等忌之譏于王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恐死而負索迺從獄中上書曰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  
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不信而  
衛先生失其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  
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  
臣盡忠竭誠畢義願知願王左右不明不斥卒從  
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  
寤也願大王孰熟察之昔下和獻寶楚王刑  
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刑也是以箕子佯狂接輿  
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孰察下和李斯之意而  
後猶下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

臣聞比于剖心子胥伍鳴夷臣始不信迺今知之  
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  
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秦逃秦之燕藉荆  
軻首以奉丹事王奢齊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  
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  
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  
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為燕尾生在燕白  
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  
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謂怒食以駃  
騏良馬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

賜以夜光之璧何則五主二臣剖心析音肝相信  
 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妬士無賢  
 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贖脚於宋宰相中山范  
 雅摺骨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  
 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  
 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徐衍負石入海  
 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  
 百里奚乞於路繆公秦委之以政寧戚飯牛車下  
 而相公齊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假譽  
 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

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  
 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任子罕之計  
 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  
 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  
 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彊威宣二此二國豈  
 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  
 世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蒙是矣不合則骨  
 肉為讎敵朱丹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  
 之明後魯宋之聽則五伯不足稱而三王易為也  
 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燕之心而不說讀曰田常

陳恒之賢封比干之後脩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親其讎寺人勃鞞嘗逐文公斬其祛疆霸諸侯齊桓用其仇管仲射桓公中鉤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疆天下而卒誅其身是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叔孫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陳仲子辭三公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音欠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蹠之客可使刺由許由

况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澠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人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屈委曲盤矣而為萬乘器者以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半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切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

迹矣是使布衣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  
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於卑亂之  
語不奪不見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  
嘉之言以信荆軻而七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  
呂尚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  
王何則以其能越攀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  
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廡同牆之制  
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阜此鮑焦所以憤於世而  
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  
砥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毋曾子不入

邑號朝歌邑名紂作朝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

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汗

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

堀窟窟同窟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宋真德秀曰此篇用事太多而文亦寔趨於偶儷蓋其病也然其論讒毀之禍至痛切可為世戒故取之。以上自訟

### 訟蓋寬饒書

### 漢鄭昌

宣帝時蓋寬饒為司隸校尉舉刺無所回避是時帝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上封事切諫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成功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書奏帝怒執金吾議以為寬饒欲求禪

三骨日... 大逆不道諫大夫  
鄭昌上書訟之曰

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  
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  
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伯名史高之屬下  
無金名日張世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  
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  
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帝不聽遂下寬饒吏  
寬饒引佩刀自剄北  
闕下衆莫不憐之

訟陳湯書

漢耿育

哀帝時陳湯以言事免為庶人徙  
獄煌再徙安定議郎耿育上書曰

延壽姓湯為聖漢揚鈞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  
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  
哉先帝宣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竟垂歷  
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垂陸無警備會先  
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讀  
促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  
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  
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  
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  
專主威排妒妬有功使湯塊然被寬拘囚不能自

文選...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明卒以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  
衝之臣旋踵及身後為邳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  
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邳支之誅以揚漢國  
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  
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  
年節儉富饒之畜讀曰蓄又無武帝薦延舉而納梟  
俊敵魁也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  
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  
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  
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為

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  
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為嫉如之  
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書奏天子還湯  
卒於長安

救劉輔書

漢谷永

成帝時劉輔上書諫立趙后帝使侍御史  
收納繫掖庭秘獄羣臣莫知其故大中大夫

夫谷永  
上書曰

臣聞明王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寧廣開忠直之  
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  
後患朝廷無調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讐愆同竊

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此其  
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救至於此旬日  
之間收下秘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  
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  
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  
官與眾共之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  
而還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  
廣問褻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  
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  
著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

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  
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銷栗同軟  
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  
也臣等竊深傷之惟陛下留神省察帝迺徙繫輔  
共工獄其死  
罪一等論為  
鬼薪終於家

訟王尊書

漢公乘興

成帝時王尊為京兆尹坐過使者無禮為  
御史大夫所劾免官吏民多稱惜之湖三  
老公乘興  
等上書曰

尊治京兆功效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  
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



校尉使逐捕暴師露眾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

坐黜王昌齡雁門太守魏遵河內太守羣盜寢疆吏氣傷沮流聞

四方為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

賞關內侯寬中鄭姓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

羣盜方畧拜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

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

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獻首賊亂

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鈕耘家疆長安宿豪大

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賈人居東市者萬箭張禁

酒趙放作箭者張禁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

養姦軌上千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

為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

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讀日服尊

撫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

拜為真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張

奏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

庸違象龔滔天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為尊

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

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梓搏其頰兄子閔拔刀

欲剄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怨

欲剄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怨

恨外依公事建畫為此議傳讀曰致奏文浸潤加

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為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

應侯范譖之賜死杜郵吳起為魏守西河而秦韓

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

起白魏信讒言以逐賢守起吳此皆偏聽不聰失

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脩身潔已砥節首向公

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解國

家之憂功著職脩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

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

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

讎之偏奏猥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怨愬罪尊以

京師廢亂羣盜竝興選賢徵用起家為卿賊亂既

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

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

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

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

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

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

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飾

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

欺之路唯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書奏天子復以

### 訟馬援書

漢朱勃

光武時馬援為伏波將軍征交趾嘗無意  
故實南方蕙故實大援欲以為種軍還載  
之一車時人以為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  
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征武陵五溪蠻夷營  
於壺頭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耿  
弇讒之帝使梁松責問會援卒松素恨援  
因事陷之帝怒道收印綬有上書譖援前  
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帝益怒妻子不敢還  
葬同郡朱勃上書曰

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  
眾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  
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

計誠為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秦將畏口而奔楚燕將

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下哉悼巧言之傷類

善也也竊見故伏波將軍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

間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

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

使徼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隄萬國計狐疑

眾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

冀路斷隔唯獨狹道為國堅守士民飢困寄命漏

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眾乃招集豪傑曉諭羌戎

謀如涌泉執如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

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魯平而獨守空郡兵動  
有功師進輒克誅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  
矢貫脛又出征交阯土多瘴氣援與婁子生訣無  
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交州也間復南討  
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疲援不獨  
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  
為得不進未必為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  
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  
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  
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龐共與魏太子算於

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王曰

否二人言信乎王曰否三人言信乎王曰信共曰

夫市無虎明矣然三人言誠市有虎今邯鄲橫被

去魏遠於市謗臣者過三人魏王熟察之

誣罔之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慄

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為之訟臣竊傷之夫明

主醜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

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為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

操孔父孔子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

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  
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唯  
陛下留思豎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

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法施於人以死勤事

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

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同海內之望臣年已

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樂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

戰慄闕廷書奏報歸鄉里

### 救朱穆書

漢劉陶

桓帝時朱穆為冀州刺史宦者趙忠妻父歸葬安平楷為璠與王厘偪人穆下郡案驗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穆下廷尉於是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上書曰

伏見施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子兄弟布在州郡競為虎狼噬

食小人故穆張理天網補綴漏月維取殘禍以塞

天意由是內官咸共恚疾謗讟煩興讒隙仍作極

其刑謫輸作左校天下有識皆以穆同勤禹稷而

被共鯨之戾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

忿於蒼墓矣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

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嗚則令伊

尹顏名化為桀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

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網之不攝懼天網

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

穆校作書奏帝遭赦之拜尚書穆既深疾宦官中官數因事詆毀之憤懣卒蔡邕與其門人

私謚為文忠先  
生。以上論救。

請封孔子後書

漢梅福

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同千駟臣不貪也故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帝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

滅二周

東西周也

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

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壅人以自

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

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

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

言其多也

所謂存人以自立

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

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

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

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

宗聖庶奪適

讀曰嫡

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况聖

人又殷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  
 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  
 免編戶也無人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  
 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  
 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  
 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滅之  
 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至  
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  
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侯

文體明辯卷之二十三

